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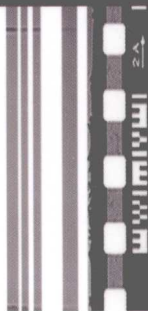
CRAZY
FILM COMMENT



疯狂影评

图宾根本匠影评精选

虞昕 著



CRAZY
FILM COMMENT

疯狂影评

图宾根术匠影评精选

虞昕 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0·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疯狂影评：图宾根本匠影评精选 / 虞昕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 3

ISBN 978 - 7 - 106 - 03184 - 8

I. 疯… II. 虞… III. 电影评论—世界—文集
IV. J905. 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8344 号

责任编辑：李 静

书籍设计：张 爽

责任校对：乾 风

责任印制：刘继海

疯狂影评：图宾根本匠影评精选

虞 昕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6664（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v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2.75 插页/4 字数/3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3184 - 8/J · 1177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华语强档

《太阳照常升起》：黄酒·挽歌·印度神油	3
《立春》：理想上了现实的床	13
《大电影2》：那些被艺术搞了的搞艺术的	21
《投名状》：一场一夜情引发的银幕神话	26
《耳朵大有福》：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34
《梅兰芳》：陈凯歌的纸枷锁	38
《我叫刘跃进》：搞破鞋的中国人	43
对《赤壁》批评的批评	48
《非诚勿扰》：经济危机时期的和谐喜剧	56
《麦兜响当当》：你看，有头猪在天上飞啦！	59
《斗牛》：牛×是这样炼成的	63
《风声》：抗日与酷刑	66
《天水围的夜与雾》：白衬衣下的黑胸罩	69
《追影》：没有讽刺的山寨成不了无厘头	72

第二辑 外片撷英

《偷心》：写给爱情的讣告	77
《搏击俱乐部》：人油肥皂进行曲	82
《鬼妈妈》：卡萝琳的性启蒙	87
《飞屋环游记》：谁扼杀了我们的想象力？	91
《变形金刚2》：通用破产，汽车人变形	95
《时间大盗》：上帝的冷笑话	100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一个英国正太的残酷青春	105
《关塔那摩之路》：关塔那摩有多远	112
《拜见希特勒》：悲伤时，我微笑	121
《维特根斯坦》：大哲学家的小秘密	125
《圣米凯莱有过一只公鸡》：革命无罪	129
《上海异人娼馆》：远东炼狱	133
《母亲》：对一部犯罪惊悚片的书呆子解读	137
《浪潮》：极权主义的起源	141
《朗读者》：现代性与大屠杀	152

第三辑 恐怖院线

《夜半歌声》系列：华语恐怖片的巅峰之作	171
聊斋影事：《聊斋志异》与华语电影	179
伤痕中的希区柯克	187
彭头鬼面：彭氏兄弟的家庭伦理恐怖片	190
有爱不死：苏照彬恐怖片三部曲	198
邱礼涛：B级恐怖片劳模	205
不朽的银幕吸血鬼传奇	213
《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的前世今生	221
80年代荷尔蒙：美国恐怖片的三大80后魔头	229
《鬼雾》和《万能钥匙》：美国人怕什么	237
人形恐惧：恐怖片中的身体元素	240
《电锯惊魂》系列：后工业时代的死亡游戏	249
清水崇的异色恐怖	257
杀杀人，跳跳舞：魅力四射的银幕连环杀人犯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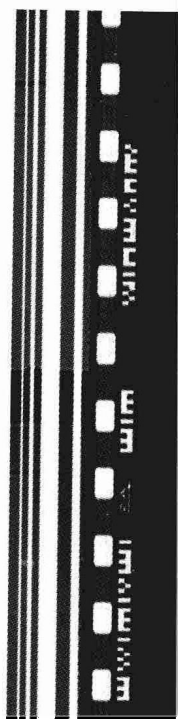
第四辑 大师殿堂

爱森斯坦：蒙太奇的同性恋气质	277
安德烈·巴赞：电影的守护神	281
基耶斯洛夫斯基十年祭	289
塔尔科夫斯基圣殿	299
塔尔科夫斯基镜头里的荷尔德林隐象	320
“俄罗斯理念”的书写者——塔尔科夫斯基电影的文化解析	325
影中圣愚塔尔科夫斯基	335

第五辑 专题综述

银幕之光·极品型男	343
苏式爱情：苏联爱情电影礼赞	356
歌特电影之旅	380
主要参考书目	399
主要参考网站	401

第一辑
华语强档





《太阳照常升起》： 黄酒·挽歌·印度神油

下次再跟女友约会，我一定想办法弄杆鸟枪放放，再不济也要整把大弹弓，四周围随便逮块玻璃打碎，就算只听声响也是好的。没办法，唐老师在新疆某处不知名的丘陵顶上就是这么干的，他怀抱女友朝天鸣枪的镜头实在是给我幼小的心灵打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烙印。我一直在想怎么样才能给女孩留下一个最酷的姿势：抽烟、戴墨镜、弹吉他、留一头离子烫的长发，这些都使过，但都不好使。唐老师那一声回荡天地的枪响，将我彻底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震醒。男人，就应该用最男人的方式来表达男人的情感。

最男人的方式，就是枪。梁老师躲在厨房里弹吉他，唐老师在天地苍茫间鸣枪开路。所以，梁老师自挂终了，而唐老师则继续在祖国南方的青山绿水间悠游。

还记得徐克的《笑傲江湖》吗？一群年轻人晚上在山下木屋里以利剑串肉烧烤，饮酒作乐、兴致起时，一小子高声喊道：“就让我们一起唱《笑傲江湖》到天亮吧！”言谈间刀锋闪烁，豪气干云。看来这杀人越货的东西到了豪侠手里，反而幻化成了一坛能让人摆脱现实困顿的醇酒。

侠客手中有剑，唐老师手里有枪。自从得到那把枪后，无论唐老师再去哪里，总是枪不离手，即使是让青春年少的妻子独守空房也在所不惜。在那杆枪的庇佑下，唐老师爬山打鸟杀小

队长，完全将生命释放在一片山野水泽中，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每当夜幕降临，唐老师就扛着枪给妻子带回几只山野美味入菜——在这片土地上，唐老师俨然山林水泽之王。其实这枪来路很可疑，洒脱率性的唐老师本没有枪，这枪乃是来自那位儒雅内敛的梁老师，唐老师在给梁老师打石膏时在他屋里看到了这把枪，自从瞥到枪的那一刻起，唐老师的眼中就开始闪出一道异样的光。梁老师很快读懂了这道光，他慷慨地将枪赠与唐老师，只给自己留下那条枪带。

这是一个隐喻，枪是男人的象征——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那是典型的男性生殖器代表，梁老师有枪而不用，就等于放弃了自己身为一个男性的生命的质量。对梁老师来说，他只要一件能纪念母亲的物件，因为对他来说，枪是温柔乡——硬梆梆的枪筒还不及软乎乎的枪带更有纪念意义。唐老师则截然相反，在他手里，只有在呼啸而出的子弹映照下，在闪出令人胆寒的杀伐光芒后，枪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唐老师几乎是强行夺去了这杆被雪藏多年的枪。武侠小说里讲，人在寻找武器，其实武器也在寻找主人，就好像那把深插入石块的剑，千百年来岿然不动，唯有亚瑟王才能一举拔出——这枪，也只有在唐老师手里才获得了新生。

唐老师高兴坏了，他跟林医生偷欢时也不曾觉察到这般畅快。恣意妄为的唐老师在南方的密林里终日领着一群孩子打猎嬉戏，庄子说“乘物以游心”，密林里的唐老师显然已经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在片末的字幕表中，姜文直接以“猎兔狗”来称呼那群孩子，这绝无贬义，因为彼时的唐老师已经完全达致一个忘我的境界，在唐老师抱着枪的时候，除了天地之外，心中只剩一个自己，他者，并非是一起嬉戏的同类，不过是一群呼来唤去的鹰犬罢了。

老人家年轻时说“粪土当年万户侯”，为什么能“粪土”？答案就在老人家说过的另一句话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个美国乐队叫什么来着？“枪与玫瑰”——你瞧，枪还排在玫瑰前面，对男人来说，枪始终是第一位的。有了枪，才能有玫瑰，丢掉了枪的男人，不会有好下场。

可惜梁老师不懂这个道理，梁老师自挂的时候，他脖子上那根软乎乎的绳索像极了那根离开枪的枪带。

所以，在我看来，姜文很狡黠，在整部《太阳照常升起》中，只有他是始终悠游于天地间，乘风御物，潇洒自由。因为只有他手里，始终未曾离开那杆能取人性命的枪。

我喜欢姜文，姜文把一杆枪酿成了一坛酒，这是属于男性的酒，也是只有男人才能懂的酒。于是乎，读懂了姜文的一标好男人们齐刷刷地蜷缩在《太阳照常升起》的这坛“枪酒”里醉生梦死。《东邪西毒》里的盲剑客说，“酒，越喝越暖；水，越喝越寒”。感谢姜文，他让我们在垃圾可乐和廉价袋泡茶充斥的电影市场上，找到了一坛久违了的暖胃好酒。

不过这酒并非直冲脑门的烈酒，而是初尝时淡雅，回味时方觉醇厚的黄酒。因为姜文说过，不想让观众们太high，适当地high那么一小下就足够了。生命本就充满了无常与残酷，必须用一种曲折蜿蜒的方式，才能将这人生的酣畅自由传达出来。

所以这自由，躲在梁老师逝去的生命里；所以这自由，藏在疯妈跳跃的语言中；所以这自由，隐匿在那群欲求不满的女人身下。

最自由的，其实不是唐老师，而是疯妈。疯妈没疯，李从喜说过，“疯妈以前不这样”。李从喜是个死人，他坐在拖拉机上来到了疯妈生活的小村。在若干年以前，也是李从喜将疯妈和她的小队长儿子一同送到了这个小村落里。

没人知道李从喜在什么时候变成了死人，但是死人李从喜准确地读懂了疯妈内心的思绪，只有经历过大场面的他看出了疯妈的智慧。

疯妈眼前飘过一只色彩斑斓的天堂鸟，于是疯妈跟着鸟上了树。疯妈没疯，疯的是世人。也不能怪世人，怪只怪他们那一双双被世俗遮蔽了的双眼。

其实很简单，只要你闭上眼，就能看见疯妈看见的鸟。

疯妈说得对，小队长不能去学校，在学校里什么也学不会。她摔掉小队长算盘的时候，我在电影院里鼓起掌来，要不是因为

我写字台上的笔记本电脑太贵，我肯定也会摔掉。

从来就没有人在学校里能学到知识。

除了疯妈，死人李从喜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疯妈太固执，固执得让别人都认为她是个疯妈。

林医生就不一样，她不放过任何一丝能满足她欲望的机会。

哪怕这机会在外人眼里看起来是那么的龌龊。

林医生健壮的身躯下，掩盖不住那颗跳动的心。因为掩盖不住，索性不要掩盖。当梁老师被“好心”的唐老师收留在窗台外时，他发现了一旁躲藏多时的林医生。

林医生训练有素，肱二头肌发达，一看就是爬窗偷情的老手。林医生对别人的眼光安之若素，为了再体察一回被男性抚摸的感觉，她宁可去充当假冒的目击证人。

男人们排成一队，粗砾的大手隔着白布摩挲着林医生的肌肤，在那一刻，我看到林老师的生命之火跳出了蓝色的火舌。

多直白的林医生，不要用风骚、下贱之类的词汇来形容她。在那个时代，勇于袒露自己欲望的林老师是美丽的。其实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现在的荧屏上充斥着暴露自己隐私的内容，君不见横行各大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中，是个人就要大谈自己的惨痛家史。跟他们比起来，林老师所暴露的，只不过是生命中最自然的一丝欲望而已。

当然，更极端的例子是那个在大银幕上留下惊艳一瞥的“花痴女”。这位可能是全世界最有表演才华的财务人员凭借着一连串的“我恨”和一根梳在头顶的冲天发辫在瞬间将梁老师的心理防线冲得七零八落。

即使是食堂里和面的厨娘，也不介意排成一列的白皙的大腿有走光的嫌疑。

总之，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所有的女性都是直面生命本真的，唐老师偷情的妻子无非也是顺应自己的天性做出了选择而已。跟需要一杆枪才敢面对自己的唐老师比起来，女人们才是真正的勇敢。

换句话说，《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男人，都是卑微、鄙俗、

雄风不再的男人。

再直白一点，那是男性精神被阉割了的男人，简称——太监。

梁老师唱得一首动听的《美丽的梭罗河》，但他的生命苍白如水。厨娘们的大腿和林医生的胸脯都不能唤起他内心丝毫的男性意识，只有在看露天电影时，瞬间变换的“黑美”和“白美”让人感觉到他内心微妙的波澜起伏。

姜文一直说回忆是不可靠的，所以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前后镜头衔接不一致的地方。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本来就是不可靠的东西，反映在大银幕上自然更不可靠。

唯一可靠的，还是唐老师手里那杆枪。那杆枪几乎成了唐老师的精神支柱，没有了那杆枪，真不知道唐老师一个人在山里还能干些什么。

山里的小队长倒是很嚣张，一个人裸体对着空地撒尿，那是只有山里孩子才有的不羁。可惜小队长还是孩子，他还不是完整的男人，在他一次莫名其妙的冲动之后，唐老师用一颗子弹给他上了最重要也是人生中的一课。

至于那些学校的老师和义愤填膺抓流氓的群众，都是些无足轻重的配角，其中即使有男性角色，也早已被我们淡忘。

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出场只有几分钟的崔健。

崔健扮演了唐老师精神导师的角色，在唐老师迷失时，他就像个先知般横空出世，然后斩钉截铁地替唐老师解除了精神的困苦。

崔健用一支笔和一张纸潦草地画出几张草图，草图上不甚明了的字样之于唐老师却如指路明灯般璀璨，几个简单的箭头，成为指引唐老师生活方向的指南针——这个情节给我的启示是：以后谁再跟我唧唧歪歪瞎扯淡，我就跟他画图解决问题。

如果说，枪是唐老师勇气的来源，那崔健的出现，其实就是上天赐予给唐老师的智慧。

所以，纵观整部《太阳照常升起》，唯有崔健是一个完整的男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人格，没有被阉割过的男人。

可惜这个男人，是一个戴着大口罩，面目不清的男人。

崔健留在《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最后一个镜头，是背身匆匆离开的镜头。

即使是在给唐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时候，也是肩扛摄影机猛烈晃动，连个正脸的镜头也没有。没办法，先知不食人间烟火，所以他面目不清，来路不明，电光火石间闪现，你还没有回味过来，他已悄然而逝。

离开的时候，那句“我又不是我们单位领导”还萦绕在我的耳边，毕竟是唱了几十年硬摇滚的嗓子，用姜文的话来说，那是个“瞬间能把我摆平”的人。

以姜文的率性自由，也只有功力深厚如老崔者能承担如此压台面的重任了。

崔健是一个神样的符号，姜文说他在片中跟疯妈构成了“雌雄疯妈”的关系。可跟疯妈比起来，崔健就像是颗易逝的流星，只能仰望，在现实中却无处寻觅。

崔健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全天下独一份的男性精神——不禁联想到《太阳照常升起》的名称由来，不管姜文有没有明示，这个名字最初出现在世人眼中的确是海明威的那部传世小说。海明威何许人也？赏斗牛、爬雪山，驾着游艇打纳粹的铁骨铮铮的牛仔硬汉，其实看看海明威的个人经历，姜文的个性跟他倒是颇有几分类似。而贯穿在海明威小说中的风骨，无疑是对铁血悲歌的男性角色的一曲挽歌。战争结束了，血性只有在现实的一地鸡毛中渐渐磨灭。真的汉子，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可人生、鲜血都在现实中远去了，男人还能做什么？海明威拿猎枪轰掉自己脑袋之前，曾经在跟友人的通信里坦言他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行男女敦伦之事，而对一个铁血硬汉来说，这其实象征着男性精神的一去不回。这让海明威无法忍受，不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毋宁撒手人寰。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难理解，唐老师为什么一直枪不离手。被阉割过的唐老师，只有在枪的掩护下，才能找回做一个完整男人的尊严。

也只有这杆枪，能让他教训那个胆敢僭越长幼尊卑秩序的小队长。

想来不禁顿觉凄凉，《太阳照常升起》竟然是一首唱给逝去的男性精神的挽歌。

不过也不难理解，纵观姜文近年的创作历程：从《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个不谙世事的半大小伙，到《太阳照常升起》里逐渐老去的孤独男人，几乎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曲线。《阳光灿烂的日子》起始，《太阳照常升起》下落。姜文是个历史情节厚重的人，在他的作品中总摆不脱那些对国家、民族沉重历史积淀的诉说。无论是“文革”、抗战还是《太阳照常升起》中被虚化的父辈生活年代，我们都能看到一颗在个中被压抑、喘息的灵魂。姜文一开始也是无所畏惧的，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马小军，被宁静的一双豪乳所震撼，无所畏惧地上房揭瓦。可有些时候社会的枷锁就像一条致命的吊颈绳，随时随地在你不经意时都可能结果了你。所以落脚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唐老师已经少了那份马小军的锐气，他必须时刻紧握手中的那杆枪，才能踏踏实实做一回男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唐老师开枪轰掉的小队长，莫不就是十年前那个叱咤银幕的马小军？

姜文杀了自己，他已经向过去告别。

用疯妈的话说，“你爸的枪，最开始有这么长，接着有这么长，最后有这么长。”（越比划越短）

男性精神远去了。

这是一首铁血交融、痛彻骨髓的男性精神挽歌。

不过不能把《太阳照常升起》看成毫无希望的悲剧，姜文之所以把时间上最早的小故事放到最后，其实就是为了给我们留一份希望。

“阿辽沙”是个时代的印记，在那个还没有布拉德·皮特和李宇春的年代里，人们当然会用“阿辽沙”来表达心中对一个浪漫偶像的向往。疯妈给只剩下一件衣服和一副望远镜的李不空命名时，阿辽沙这个名字显然最能让感觉到温情与希望。

“尽头”与“非尽头”更像是一次周星驰式的无厘头表达，

在那个充满了希望和梦想的年代里，生活是有点魔幻色彩的，有时候在路上就是会出现这么两块大匾额。信者生，不信者——也生。

但是信与不信，却有可能导引到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唐老师的妻子只因为寥寥数言的电报便不辞辛苦地赶到沙漠戈壁深处，执着、坚毅的她等来的当然应该是幸福。唐老师——那时候还是小唐，用响彻天地的一声枪响宣告了这幸福的来临。海子在诗里写到：“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小唐正是用对天鸣枪的方式，向世人宣读了他的幸福宣言。

疯妈那时还不疯——当然，我以为她始终也没疯，她只是不相信李不空和什么喀秋莎之间的莫名其妙故事。那个俄罗斯老大娘的解释更加云山雾罩，我相信姜文有意用这种方式来加深观众对疯妈的认同。

如果我们身处跟疯妈相同的那个环境，也许我们会做出跟疯妈相同的举动。

所以疯妈在火车上诞下那个多年后报复了唐老师的孩子时，火车真的在上面停下了。他一笑，天真的就亮了。

还是女性比男性伟大，她们孕育男性，哺育男性，还要替男性的勇气背书——所以疯妈才会对着太阳喊：“阿辽沙，别害怕！”因为疯妈知道，阿辽沙的内心是脆弱的。

疯妈有着任何男性都无法企及的强大内心。

若干年后，这句话让所有人怀疑疯妈的神智——除了死人李从喜。

其实疯妈不疯，她只是把她眼前的事实讲出来而已。

这到底有什么好奇怪的啊？？？

我始终以为，不敢幻想的导演不是好导演。所以，《太阳照常升起》的姜文是个好导演。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观众热衷于讨论《太阳照常升起》，据说剧情令人费解，其实很简单啊。

无非是把一个故事分成四段然后重新拼接了一下而已。

现在的中国观众，已经习惯了简单、线性、一点也不要幻